

我在“复旦”，遥想“复旦”

刚到乌江复旦学校支教，我写下了一句话——“烽火平息之处，乌江涌动之畔，这里是大山深处的又一个‘复旦’”。

不曾想到，这句对“息烽县乌江复旦学校”的解构，在之后一年中的各种场合频频响起；我想，它也会在未来的很多年里，在我耳边，缭绕环旋……

2023年8月，我第一次接触这片土地，第一次见到漫山的玉米地，第一次听说每周六的赶集天；两天之后，我第一次走进水泥地面、没有风扇的教室，第一次踏上每个班级都不尽相同的讲台。一年的支教之旅就此开启。

我喜欢在复旦二附校见习时遇到过的那些同学们，当然也喜欢在贵州复旦遇上的一个个

孩子：他们同念一句校训、同唱一首校歌，但他们并不一样。二附校的同学思维敏捷、学习自主；而九庄的孩子有更独特的气质。

我喜欢那些下雨天也要抢乒乓球桌、没风的日子还要放风筝的孩子们——奕奕神采让阴雨昏黑灰飞烟灭；我也喜欢那些春意当中奔跑水稻田间、农忙时节埋头苞米地里的孩子们，盎然生机与蓬勃朝气交相辉映；我还会喜欢那些破碎支离后无忧无虑、高山环抱中无拘无束的孩子们——与天奋斗、与地奋斗，其乐无穷。

群山的坚韧、乌江的灵动、土地的质朴与秧苗的生命力都像是与生俱来的特质，在他们身上肆意绽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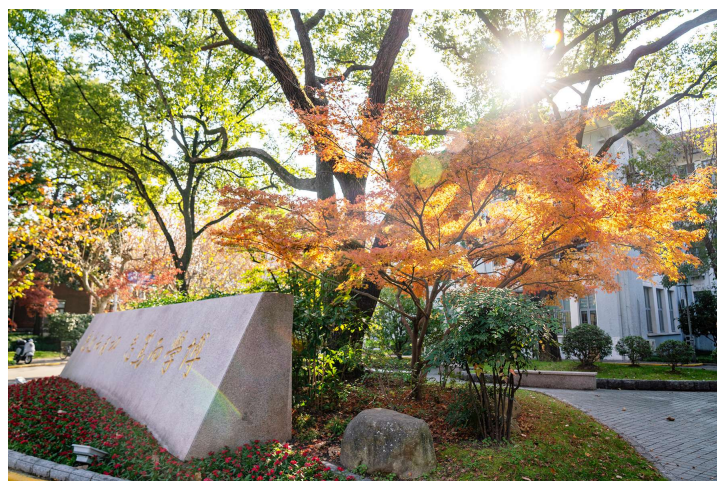
结束支教，回到上海，置身东部城市灯火辉煌之间，我想起贵州山区独有的群星璀璨——这是朦胧、昏黑对一切、哪怕最微弱的光亮的祝福；行走平原道路四通八达之时，我感叹黔州大地开山劈水的万桥飞架、天堑通途——这是绵延群山授予奋斗的人们的崇高嘉奖。

在贵州的那一年里，我不止一次和孩子们说过：“我在上海，等你来。”只因为我从来都相信，复旦人之间的连结会跨越千山万水、复旦人身上的光芒也定能不畏回环曲折。

至此，一年支教，于我，于同学们而言，已然不是无足轻重的了。

朱天怡(2024级法学院 研究生)

光影书画



冬天来了

南方的冬天似乎来得晚些，北方的街头已是一片萧肃，复旦园却总能寻觅到五颜六色的勃勃生机。一株植物的生命被拉得好长好长，依旧拼命地呼吸，拼命地享受阳光。

摄影：廖 恒(2023级国际关系与事务学院博士生)

策兰：苦杏仁的裂谷

有人说，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，是诗意照进现实的时刻。诗的世界，是“折叠”的广博，精致凝练在表，深刻隽永在里，言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意是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。

“余烬诗人”保罗·策兰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德国诗人，以其诗歌“为所有文学打开了在面对巨大丧失时坚持说话的可能性”。二战期间，策兰的父母丧生于纳粹集中营，本人幸存并在战后辗转定居法国，在流亡中背负历史的重压继续生活和写作。1970年4月的一个夜晚，他在巴黎投水自

杀。由此躺入了天上的死亡棺槨，吞吃掉甜美而又苦涩的杏仁。

在黄灿然译版的诗集注解中，提及到“诗人后来与母亲有关的诗里出现过‘杏仁眼的影子’和‘死者的杏仁眼’，还有他母亲喜欢在面包和蛋糕里放杏仁。”

这杏仁也代表着“杏仁体”。在以色列，杏树是最早开花的果树，也是犹太民族的象征。这一使用自然代表了犹太民族自身的特性，同时也是策兰经验意义上的“家园”的指涉。

1958年，策兰在不莱梅文学

奖颁奖仪式上说“即使一切都失去了，语言也必须穿过自己的局限。自这些年代以来，我用我找到的语言写诗，为了说话，为了引导我自己何去何从，为了勾勒真实……”

策兰自1945年写作《死亡赋格》以来，将自己置于所有痛苦的、散发着死亡气息的杏仁身边，在此处，他的枝头所缀之果核凝实并爆裂。但“在真的苦中，肯定没有更多的苦”，这是一颗甜蜜的杏仁，这是一颗苦涩的杏仁。

蒋楠熙(2022级哲学学院本科生)

冬至阳生春又来

冬至三候：一候蚯蚓结；二候麋角解；三候水泉动。土中的蚯蚓蜷缩着身体，麋鹿感到阴气渐退鹿角脱落，山中的泉水开始流动。

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确立的一个，冬至前后，太阳离

北半球最远，角度低平。从冬至起，白昼一天天变长，而黑夜则慢慢变短，故有“冬至一阳生”之说。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事历书《夏小正》记曰：“阳气至始动。”

古人把冬至看作“大吉之日”，在时年八节当中，冬至的重

要程度不亚于立春岁节。北方的冬至日吃饺子，南方则有祭祖、宴饮的习俗。吃上一碗热乎的饺子或汤圆，感受冬日日光中迷蒙的诗意。身在隆冬的我们，便享受冬天的赐予。

戴 蓉(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)

相辉纵论

寻找属于自己的路

大一是新奇的一年，对大学生活的一切都充满好奇，想要尝试很多新鲜的事物，比如选一些很新奇的课，加入社团、做学生工作。但也是徘徊的一年，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对未来的迷茫，对大学生生活节奏的不适应。

我和同学们很快步入一种亦师亦友的相处状态。一方面，身为辅导员，我会在班级管理方面对大家比较严格。另一方面，作为只比同学们年长几岁的学长，我有与大家相似的学习和生活经历，之间的代沟比较少，所以能更好地了解大家的所思所想。

我对同学们的期待主要有：希望大家努力学习，不断尝试，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；不惧挫折，勇敢面对失败，成就更好的自己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。

在复旦园，同学们有很多选择可以来分配自己的时间，可以学习、参加科研、加入社团、培养兴趣

爱好等等。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以学业为重，优先把学习上的事务处理好，再把时间投入到其他的爱好之中。

作为一个刚刚从软件工程班毕业的学生，我有几点经验——在学习方面，第一是对于理工科专业，尤其是我们计算机类专业的编程等专业知识，要注重实践，不能只关注于书本内容；第二是对于数学类的课程，仍然要多做题来提高自己的熟练度和理解；第三是可以利用一些网上的资源，比如网课或者博客等，复习巩固自己的知识。在生活方面，每个人的节奏不同，但还是建议早睡早起，按时吃饭，增强体育锻炼。

别怕一切美好消失。大学四年是人生试错成本最低的四年。同学们在这四年里多多尝试，不断试错，不要害怕挫折与失败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
王骏飞(2024级软件工程班辅导员)

选择PPE不仅是选择了一个学科，更是选择了一种学习方式——去发现和解决问题，学会学习。学科交融是一个复杂的命题，回到现实里所有这些框架性的言语似乎都将隐而无形，但我依然可以在日常的学习中窥得几分踪迹。经济学模型思维在政治学问题上的助力，政治哲学在两个领域的交相辉映等等，都使得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的全面，不再是以单一的视角去看任何的命题，而是坚持“问题导向”的意识，力图对命题能有一些全面的了解，或者至少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做。

PPE班级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凝聚力、非常有爱的集体，在复旦园遇到这样一群人，一起生活、一起学习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我们会一起去打比赛、做实践，在各个方向上都有集体的身影，包括今年9月的上海市行业分析大赛、哲院暑期特色实践以及各种各样的比赛。在这个过程之中，我们互相学习，共同成长。借用我同学的一句评价，PPE是专属我们的温暖小家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聚餐或者一同出游，一群朋友在一起会让人感受到，“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”。

因为PPE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性，所以社会实践与我们自身的专业也是非常契合的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能把所学的理论和具体的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。一方面是实践本身

的收获，无论是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，还是行走在广阔天地去感受、触摸祖国发展的脉搏；无论是探索乡村振兴，还是洞察城市发展；当这一件件鲜活的事情徐徐展开时，会有种非常宏大的感觉，由此真切地感知到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是对社会实践最恰当的诠释。另一方面是团队成长的经历，社会实践需要带领团队在上海、甚至全国各地调研，作为负责人要担负起从联络到结项的责任，这对个人能力是一大考验，但同时也是一个成长的契机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团队活动中还能结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是令人非常开心的事情。以我暑假带领的《国家发展下的沪滇协作》项目为例，作为一个20多人团队的负责人，面对远赴云南的挑战，从团队组织、手册撰写到任务分工，每一步都充满考验。但幸运的是在老师的帮助和自身的不断学习下，项目顺利进展，自身成长也很显著。

PPE前路灿烂，这是来自巍峨群山的召唤，而我必须出发。

王心语(2023级哲学学院本科生)

副刊投稿邮箱：
Fudan_media@fudan.edu.cn